

责任编辑: 赵翩翩 王 昉 电话: 1010165009047

## 水的五个瞬间

□曾秀华

据说，人生于水中，而非娩自痛苦。心里始终存有这样的画面：奇妙的生命体以透明的身姿，离开水域——他的第一眼便是对水的回望，离开水，在身体内部封存对水的思念。自那以后，再多的水也无法满足他对水的渴念。因此，我们把大水称作母亲。

### 春·静

西境大水伊犁河便是我的母亲河。儿时和少年时期，我生活在乌孙河畔，那是伊犁河的一支嫡脉，水极冷静。

3月里，清澈的水含着斑斓的石，让人忍不住掬一捧水，细细端详。可是，除了手掌的指纹，你无法发现水的秘密。它没有秘密，它透明至无形。于是，挽高裤管，蹒行水中，沾染满身花香——河岸两边生长着一种开浅红色花朵的水蒿，细小如薄明的铃铛，手持之，花朵尽落水中，那便如压在心壁上的花纹了。大人们啧啧：“现时高兴，老了怕是要成风湿婆婆了。”

河滩次生林中有一种树木，枝干呈深红色，俗称红柳。树皮剥落如绸卷，便小心地夹在书中，可在上写字，写下少年人的愁绪与眼泪。那种浅红色的花也压做书签，整整齐齐地灰暗着，不似在河边那般美好，看着它，就忍不住想起一只水獭露出水面，一脸安静的阳光。

水既滋养少年人的心灵，亦滋养万物。

### 夏·养

佛说，人生7年一更新。生命中第3个7年的夏日，我慢溯至平原上的伊犁河，谓汎乃斯河，得名蒙古语，意为太阳坡。

平原上，千里田畴，屋舍如蜂巢，是为城镇。每周有大集，四面八方操着不同语系与方言的人，在汎乃斯河众多湾域之一的高尔基互市。家制奶酪、包粽子的苇叶、手工锡壶，还有治疗牲畜打嗝儿的水生植物，用灰灰菜烧制的肥皂，都

在这里交易。最让人瞠目的莫过于伊犁河的大鱼，黑脊银腹，悬在横木上叫卖，至多一两尾，不大会儿工夫便出手了。那是水中的精灵，是来人间投胎转世的。这样的说法总能让人稍感心安，仿佛吃鱼便是一种度化的善举。

我一般会在集市尽头买一小杯瓜子，作为在书桌边苦读的消遣。这儿盛产葵花籽，就是那种仰赖平原阳光生长起来的细密果实。它不似花生那般胆汁丰硕肥醴，却奇香无比。善炒者将其配和伊犁河的河沙，炒得喷香，用布袋盛着，也不用秤杆，以茶杯为量，一杯一杯倒进书页折成的纸袋中，极珍贵地叫卖。

平原的伊犁河水还滋养了葡萄、甜杏、西瓜，这些都是高原上所没有的稀罕物。甜杏通常来自东街的回回庄，两块钱一桶地叫卖，买回来放在屋角慢慢窖熟慢慢吃。至于葡萄，距我最近的生长在隔壁人家。夜深了，书看得乏了，便轻手轻脚走过去，摘得一串，就着明月吃下，心里满溢微醺的甜美。

同样一湾河水，在大地的南北两段孕育不同的人间。人生起起落落，于它只是分岔的河曲、嶙峋的岸骨罢了。

### 秋·别

水边的别离自荆轲而下，无不充满史诗韵味。因为要别过母亲河这大水，身体自是空先落了，始得鹭鸟惊飞。

妹妹败走麦城，我在河边为她送别。水显得有些慌乱，混合着泥沙与植物的残骸，一派凄然景象。于是，我们觅得一湾平静的水域，让世俗沉淀。岸边的船载不动别愁，兀自静静浮着。篙上

栖着一只水鸟，它眸中的水草蓝幽幽的，有细小的鱼像隐形的刺，胡乱戳刺。

问：“不走行吗？”答：“非走不可。”

于是，我们在河边铺摆蓝格子桌布，饯别。妹妹拿出瓶子装水，说要走遍天下，装遍江河水。

我说，水原本为一，如同人之经脉。你看不见，甚至感觉不到它，但它始终在你体内。当你在异乡，你摸到水，便摸到了故乡。你喝着水，便尝到了故乡的所有滋味。水便是故乡。

### 冬·蕴

母亲去世在冬季，我去了伊犁河。那时，我沿伊犁河慢溯，已在上游的城市谋生。那年冬天很冷，河水结冰，可以在上面行走。雪落在冰上，两者都硬邦邦地发出钝响，不若春雨铮铮。冷寂的河滩上，众木凋零，串串红色黑色小果，衬着雪，也衬着心事。风呜呜地吹，仿佛末世，只有水以固态的身形托住你，让你不致下流。

千里冰晶，有锡伯族人在冰上凿洞。近前看时，只见那凿开的冰洞似有热气散出。鱼儿跃出冰洞外，那活愣愣的肉体在冰上弹跃，不多时便挺直身子，不动了。可你若把它丢入河水，它又会重新活过来。水会柔化鱼的身体和心脏，就像时光会柔化伤痛。

那个锡伯人真的那么做了，那鱼儿先是直挺挺地扎向水底，犹如一把短柄的箭，可眨眼工夫，它尾巴一摇，笨笨地浮出水面，再用力一挥胸鳍，整个身子便活泼泼地游去了。

这是水的力量吗？它更像一种启迪。水永远是一位智者。

### 人·自在

伊犁河乃大水，史称伊列水。《伊犁府志》中这样写道：“塔勒奇山雄踞其北，汗腾格里山屏藩于南，伊犁大河自东向西横亘中间，可过舟楫。”

伊犁因河得名，伊犁人以伊犁河为傲，谓大水之裔，居塞外江南。

塞外江南物产丰美，凡南地所产，无论稻谷、果蔬，悉数可育，凡北地所出葡萄、石榴、蜜桃无一不鲜甜味美。最为伊犁人称道的是阿力麻里（阿拉伯语：苹果）。苹果城自元以来都是中亚乐园。伊犁是果园、花城、唯美之生态乐园，是口碑，更是写在伊犁扉页的名字。

汉魏时的伊犁河是绵延的英雄史诗。“伊犁府，在汉初为乌孙国，治赤古城，本西域著名大国也。至武帝时，通西域，用张骞计，始于乌孙和亲。其国王常附汉共击匈奴”。这是《新疆伊犁府乡土志》上的一段文字，寥寥数行，便将发生在伊犁河两岸最初的精彩描写停当，其中涉及众多伟大历史人物：汉武帝、张骞、“和亲”之公主细君、解忧、解忧之女弟史，乌孙国王则包括猎骄靡、军须靡、解忧长子元贵靡，以及解忧之孙星靡、重孙雌栗靡。唐朝至元朝的伊犁河因丝路而通达诗歌音律。虽其中也有冷兵器交错，狼牙奔突，但这也属属茫茫至消殒之杂律。而“至清朝乾隆二十二年，王师进讨，二十四年平准噶尔，定伊犁，始于伊犁河北罗列九城”，清乾隆二十七年，设将军府于此。如今其旧址已没入伊犁河中，没入历史洪流。

如今之伊犁河两岸繁华似锦，大小城镇，拿最小的相比，也比旧年最大的城郭富庶百倍。伊犁始称新天府，成为紧随成都平原、台湾嘉南平原之后，被人们视为最适合生存和生活的“人间天堂”。

以河鉴人，可知生命渺微，更加珍爱属于自己的那一小段时光。

伊犁河，横贯伊犁人血液的姓氏，横贯时光的丝线。



伊犁河景色

芍药居

赵东原

## 蓝色乡愁：贝加尔湖

□方丽娜

线上。凝神细听，这艘有着两层甲板的中型轮渡，正释放出细微的马达声。苍苍茫茫的一湖水，恍如一颗晶莹透亮的水珠，如梦似幻，遥远而空旷。我脱离人群出了舱，站在顶层的甲板上。视野里的一切既崇高深邃，又近在咫尺。我真担心，担心自己会沉入比预计探测的更深邃、更黑暗的地方去。

船走得越来越慢，也越来越轻，像是徐徐展开的一片树叶，并且知趣地收起鼓隆隆的噪音——深怕惊扰了一船人的兴致。船在湖中荡着，自然与生命渐渐擦出了火花。太阳带着情绪在奇异的云层里穿梭，不时投下一束光亮，探照灯似的打在脸上。所有的人都好似戴着面纱，五官缀满银星。空气里绵延着松果的清香，透过奇异的轮廓，我突然感到现实与虚幻的瞬间交融。不能不承认，这里有文明社会里所憧憬的一切：空气、水质、纯粹。在这里，我乐意把灵感交付给自然，任其天马行空、汪洋恣肆。现代生活当中，我们眼睛静眠着自己的魂魄，被发展的迅捷一步步淹没、吞噬。这水，连同周边的森林与草丛，却能将人类娴熟地把握在手里，替我们除去尘杂和浮躁，完成一次难以言说的洗礼。

此时此刻，我甘心做一个领唱的歌手，为祖国的那位圣贤引吭高歌。西汉时，贝加尔湖曾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活动区域，古人辞赋里频频出现的“北海”，指的便是贝加尔湖。汉武帝时，汉臣苏武以中郎将的身份奉命出使匈奴，被一帮野蛮凶悍之徒扣押于北海（今贝加尔湖），并被流放在湖边放羊。彼时的北海，并非眼下的贝加尔湖——美丽、富庶、丰饶，而是一片荒无人烟的穷乏之地。苏武受尽煎熬19年，宁死不

屈，最终手执朝廷的旌节，回到长安。晓风吹来，湖水起了一阵涟漪，且听：

苏武牧羊北海边，雪地又冰天，羁留十九年。渴饮血，饥吞毡，野暮夜孤眠；心存汉社稷，梦想回家山。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夜坐塞上时，闻笳声入耳痛心酸。

转眼北风吹，雁群汉关飞。白发娘，盼儿归，红妆守空帏。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任海枯石烂，大节定不亏。终教匈奴惊心碎胆，共服汉威德。

慷慨悲歌、沉郁顿挫、磊落通达、风骨毕现……听罢，能不为苏武那一腔乡愁而悄然泪下？站在船头，我面朝东方，只见形只影单瘦骨嶙峋的苏武踽踽于旷野，身边群羊簇拥。这湖边的每一片树叶、每一朵白云，甚至每一滴水珠上，仿佛都凝结着苏武那化不开的忧伤与渴望。

我问伊莉莎，可知道这位中国古人的故事？她告诉我，今天的布里亚特人中间，好似流传着苏武的故事。依照东西伯利亚长辈们的说法，当年的这位中国古人，白须飘飘，精力充沛，待人友善，喜欢拿着一根棍子跋山涉水，还会说当地话呢。实际上，就在唐朝初期，贝加尔湖已是大唐帝国版图的一部分。清朝康熙年间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清朝同意把贝加尔湖以东原属中国的尼布楚部分土地让给俄国。清雍正年间，这一抹月牙状的幽深，就彻底凝固在了俄罗斯的版图上。想想，真叫人痛心啊！

兀自冥想之际，只见甲板上散步的瓦格纳太太突然虚脱倒地，气若游丝。伊莉莎惊呼着喊来船上的工作人员，把老太太小心翼翼地带进了特护室。82岁的德国老人瓦格纳是我们西伯利亚旅途中的队友，也是同一节车厢里的邻居。

秋日的阳光洒在高原的黄河岸，明媚而浓烈。一条蜿蜒的临河小道通向松巴村。“松巴”为藏语，意为“三沟之口”，黄河就在这个高原上的藏族村落旁边日夜奔流，永无止歇。

一侧是不断变幻的奇特地质，峰群或隐或现，一侧是碧波万顷的黄河奔涌逐浪，向着松巴村行进，沿途的美景让人目不暇接。

丹霞地貌是不可不说的一景，那幻彩多姿的七彩峰群会首先吸引你的眼球。传说中这赤红、苍黄、青灰等七色相间的峰群是女媧娘娘抟土造人的所在，这形成于1.2亿年前的奇特地质现象，一定会让你惊异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些山崖经过亿万年岁月风雨的侵蚀，有的直逼天际，有的则或蹲或卧，形态各异。整个峰群姿态万千，变幻多端不说，那红的火红，如霞似锦；那青的靛青，如黛似翠；更间以灰、白、黄等色彩，有宝塔状、有蘑菇状，有针状、有棒状……浑然天成，耐人寻味。

青杨与旱柳是松巴村最常见的树种，入村时这两类树木整齐地列队迎候。之前走过的几十公里只有低矮的刺丛，难见高大树木，这突然生出的树木让人眼前一亮。而随后入眼的土墙也是松巴村的一景。这些经年长着青苔的苍黄色土墙，没有水泥钢筋的影子，顽强地围在小村每一户人家的四周，加上那一面面由精雕细刻的木檐层层装饰的大门，一个原始而朴拙的藏式村落就在你眼前了。那随风猎猎的五色经幡，传递着岁月里亘久的关于和谐吉祥的祈福祝祷。几乎家家院门前都有的果园此时果实累累——长把梨最为常见，压弯了枝头，醉人的果香把整个季节里收获的喜悦尽情铺陈。花椒树上结满了紫红的花椒粒，一串串在尖利的木刺和青绿的枝叶间探出喜人的色彩，浓郁的麻香直扑鼻孔。这松巴村的花椒以其色鲜香浓、粒大味纯而深受人们的喜爱。

说起特产，不能不说松巴村自酿的酩馏酒。当地村民的酿制技术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以青稞和小麦或其他杂粮为主要原料，加以精心的发酵与蒸馏，加上这里清冽的山泉水和独特的酩馏酒自然味道更胜一筹，这奥秘除却当地村人流传已久的独特酿制技术，还应与这泉水密不可分。

这几股山泉水汇入不远处的一片苇荡中。当金风拂过，茂密的芦苇随风摇曳，婀娜多姿，别是一种风情。而与苇荡相对的青峰，正如莲一样盛开，大山也因此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莲花山。有桑烟正从山际梁亭屋宇间袅袅升起。当地村人告诉我们，坐落在山际的，是一座红教寺院。寺院规模不大，除了本村的出家人修行以外，常有外人来此修行。这临河靠山的佛寺风光之美自不必多言，加上这份僻静与幽远，在此清修，自然是绝佳的选择。

松巴村里最值得一说的还是几棵有着百年树龄的参天古树，最大的一棵八九个人都合抱不过来。那亭亭华盖之上的巨大树荫，形成一个天然的避风避雨之所。村里几百年树龄的大树我们见了三棵，其中最大的那棵看上去竟似三株树干合抱生到一起，枝叶自是密不可分。树身与树身竟也是长在一起没有缝隙，只是树形看来略有分别。村中年长的老人告诉我们，这棵树在他们很小时就已经有这么大了。据他们的父辈和祖辈说，早前这棵 tree 因为树身太大，渐渐长成了空心，有一天，顽皮的村童趁大人不备竟在树中玩起了火，村人发现后赶紧扑灭了大火，并在已然空洞的树身中间插入三棵枝条，于是天长日久，这树便长成了今天的样子。

枝繁叶茂冠盖如云，这几棵古树在这个偏远的小村落与岁月的风霜苦斗数百年，那坚硬粗糙的树身自是甘于寂寞的，而新生的枝叶正向天际努力伸展，以争取绿色植物光合作用的必需品——阳光，那同样是我们人类必不可少东西。细想起来，这几棵古树所以能健康生长到今天，除了这临河靠山的自然环境，也与村人所持的信仰有关。抛开松巴村民对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里艰难生长的高大植物自发的珍惜之情，在这个全民信教的村落，其原始古朴的信仰及由信仰衍生出的求得庇护的本能，使得当地村人认为这古树是有灵魂的，与神灵无二，所以对其精心看护，不会任意砍伐损毁。烛照大地，信仰的力量自是无穷的，由这几株自然健康生长的古树可见一斑。

我几乎是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小村落，当我看到村中那一轮由水流推动着的木制转经轮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每转一周就会敲响梵铃发出金属质地的清脆之音时，这个村庄的静谧与冷寂一下子紧紧地攫住了我的心，儿时诸多关于村庄的美好记忆开始复苏。我也出生在一个小村庄，当我一天天长大渐行渐远时，我和许多人一样疏远甚至于厌弃关于村庄的诸多物事，当我被动地习惯于在没底线、没有畏惧、打破禁忌的城市中行走时，城市也以其水泥钢筋构筑的冷硬让我感受着其间的冷漠与薄情。如今我在松巴村里怀念曾经抚育我的村庄时，那个村庄温暖的炕头和村庄里许多熟悉的面孔亲切而遥远。

必须得告诉你的是，松巴村很小，小到人口不足300人，小到全村不足百余户人家。离开松巴村时，我有满腔满怀的留恋，因为我知道：属于我们的村庄，已是如此稀少！

看到贝加尔湖的那一刻，我的心头一阵悸动——不是白日朗照之下，而是于月黑风高的子夜。10日前，我们带着复古情怀搭乘百岁老车从莫斯科启程，沿西伯利亚铁路线一路走来，风光无限。昨日黄昏，逼近素有“西伯利亚的巴黎”之称的伊尔库斯克近郊。列车在锈迹斑斑的铁轨上“咔嚓咔嚓”慢下来，像一把老骨头，散落在地面上。负责我们这个团队的德语导游伊莉莎，从车头一节一节地走过来，站在第14号车厢猩红的地毯上，表情丰富地说：“亲爱的女士和先生们，火车走了这许多天，要在伊尔库斯克郊外休整一夜，明早直接开进城里，我们将在贝加尔湖的萨沙小岛上过夜，届时，会有足够的时间供您亲近贝加尔湖。”

导游是个小眯色眼珠的俄罗斯女人，一头栗色卷发，面颊细膩雪白。这会儿，伊莉莎自感说得圆满，周到，并拿出亮晶晶的西伯利亚松子招待大家。但她似乎轻估了德国人的秉性，果然，几十号德国旅客听罢，沉吟片刻，随即骚动起来。他们不能接受约定俗成的旅游程序被临时更改。舒尔茨女士横眉一挑，扭头封了自己的小包廂，出来时手里举着那本白桦林封皮的旅游行程合同书，朝伊莉莎扬了扬，一字一顿地读起来：火车在西伯利亚东段，夜行贝加尔湖，穿过12个明暗交错的隧道，旅客们将体验东方快车沿湖转身的惊悚一瞥，之后徜徉于月光下的如镜湖面，领略其处子般的宁谧、安详……

火车再次启动时，已是晚上9点钟。到底没有拗过德国人，火车继续照原计划行走，一丝不差。不知过了多久，我在梦的深渊里被凉津津的水气打醒了，豁然睁开眼，倚望窗外，一片浩大、深阔的湖面。丝丝薄雾，宛如没有尽头的沉睡，曼妙而迷离。起风的时候，我看到渺无边际的幽深里，漾起一阵又一阵靛靛的水波。

翌日清晨，被挂了19节车厢的东方列车，满载一车星辉，从贝加利亚湖岸的最后一个隧道里钻出，一点一点慢下来，像艘船泊在一片芦苇深处。这个时候的湖面，如同处女的眸子，适宜的慵懒和倦怠过后，一派蕙质兰心的明亮。火

车头熄了火，如释重负地喘息着。蛇一般的车身背后，横亘着一座苍凉的山。七月流火，山上一层墨绿，一层浅紫，墨绿与浅紫之间点缀着耀眼的金黄。那雍容的金黄里，又泛着不容忽视的墨绿。山脚下，船坞边，细沙和淤泥一同滚动。蝴蝶在草从间追逐，猎犬在沼泽里兜圈，布里亚特人的帐篷和小木屋，散落在稀疏的白桦林间，偶尔看得见院子里忙碌的扎着头巾的女人……一种死心塌地的宁静扑面而来。无需雕琢，无需设定，活脱脱一幅瓦西里·列宾笔下的俄罗斯风俗画。

车尾突然走出几位俄罗斯壮汉，他们从鱼贯而下的游客手中接过沉重的行李箱，沿花草簇拥的砖石长廊，往码头方向搬运。经过长廊时，我突然看到一位似曾相识的老人，独自坐在自己的大红行李箱上，瞅着空茫的湖面出神。

我料定是位同胞，随即走过去和他搭讪。

“您好，从哪里来啊？”

“从北京。”

“来旅游吧，在这儿待几天了？”

“前两天在城里转悠，今天就是围着湖游，明天就回去。”

“喜欢这儿吗？”

“能不喜欢吗？你看这山，这水，空气就更甯提了。这么个大湖没受一点儿污染，不容易啊。虽说俄罗斯不算太富，但环境保护得真好。老实说，俄罗斯人的文明程度并不低呀。”

是啊，我也有同感。

告别老人，我快步朝码头方向走去。行李顷刻间就被运过来了，齐刷刷码在岸边的石子儿坡上。大家纷纷掏出小费满怀谢意地递过去，之后伫立岸边静待接应的轮船。闲暇中我回头张望，见山峦的更高处，囤积着年复一年的冰雪，灰灰的，白白的，水晶般沉默在山峰的褶皱里。窄窄的洼地里，有一段废弃的铁轨，铁轨上卧着一节老火车头，火车头的右翼是只支离破碎的木船。一股地老天荒的苍凉，蓦然升腾在我的心头。

轮船鸣着长笛从湖心岛驶过来，稳稳靠了岸。大家七手八脚拖上自己的行李，越过舢板登舟而去。转瞬之间大船滑入800米水深的主航